



紫金文库

春天的午夜，
雨早就停了，
散发出甜腻味道，
不时有失眠的人在异堂深处号叫几度，
夜也就更静了。

吴城往事

王啸峰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王啸峰——著

吴城往事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城往事 / 王啸峰著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068-7091-7

I . ①吴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2333 号

吴城往事

王啸峰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成晓春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164 千字

印 张 13.5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7091-7

定 价 45.00 元

目 录

抄表记	/ 001
吴城往事	/ 071
萤火虫	/ 117
甜酒酿	/ 138
二 姐	/ 156
形意拳	/ 167
石 强	/ 179
梅 雨	/ 192

抄表记

天很冷，黑得又早，我进家门就打开空调。屋子还没热起来，突然，门铃响起来。

那是一个中年妇女，围着一个大红围巾，手里拿了一本大大的册子。她说：“你总不在家，都一年不见表了，就一直等着你下班，看看真实读数。”我打开橱柜，她探下身，跪伏在地，围巾在地砖上扫来荡去。她打开手电射向表计。起身后，核对好数字，对我笑笑，麻烦你了。她跨出门去敲对家，还是没人。我问她要等的话可以进来坐等。她笑着说还有几家，完了再过来。

这是我二十多年前日常工作的翻版，从形式到内容，几乎没有什么改变。那天晚上，我做梦了。繁芜杂乱的梦，时而将我带回当初生活，时而又把我抛到现实。梦中故事情节虽然模糊荒诞，但我还是牢牢抓住了几桩亦真亦幻的小事，一口气将其记录下来，不仅纪念我早已逝去的青春，更着力发掘那些湮没在小街小弄里的传说

和野话。

细细品味，那些远去的人和事，似乎直到现在仍散发着鲜活味道。

陈 胖

我的梦里，出现一扇扇门，推着推着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不能迷失在街巷里，我还年轻，刚刚有一份工作，可以不依赖家庭，有能力独立生存。窄小弄堂弯成一条蛇，缠绕到我脚上、脖子上，我想摆脱，却又一次走入迷宫。

带我的师傅有好几个。他们都抽烟。比起前门、牡丹和红塔山来，他们更喜欢良友、希尔顿和万宝路。我被他们扔过来几次烟后，也去买了一包红双喜，这是我第一次买烟。那时，我刚满十八岁。渐渐地，我发现红双喜烟盒不大容易空。敲门进屋后，不时有人递过来一根烟，左耳右耳先夹着，去往下一家的间隙，把烟轻轻装进烟盒。

大办公室始终弥漫呛人烟味，十几个人轮流散发香烟。当我也开始发烟的时候，大家“哦”了一下，某个师傅笑咪咪地点上烟，轻轻拍拍我的肩，“满师了。”

这是一个月中唯一的一次抄表员聚会，这次请假，有些老师傅就要下月再见。刚开始，我不敢这样。

北窗外，是一个半封闭小院子。杂草爬上鹅卵石小径，不管什么季节都显得凄凉。午饭后，大家基本上都走了，办公室和小院子一样，散发着懒散颓废的气息。我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电费核算室姑娘们的笑声惊醒我。我拿出书本看书，我不希望一辈子做这个职

业。但是当前，于我而言有那么多时间支配，比什么都强。时间在日光移动中悄悄过去，很多时候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我像院子里的杂草，无人关注，不知所措。

我对每个师傅都毕恭毕敬，不把他们互相攻讦的话放在心上。有师傅提醒我提防陈胖。除了口吃，我实在看不出他的不好。说的人越多，我越对他感兴趣。烟盒里挑一根万宝路，扔给西北墙角的他，他对我轻佻地敬个美军礼。

陈胖手里搭条毛巾，即便冬天，他头上也有一层油油的汗。我抄表的地段和他的有交叉。我把这条巷五号后门的表卡扔给他，他把街尾的表给我抄。我们不时在小巷深处相遇，在大街两侧挥手致意，甚至“哎、哎”地喊上几声。

街面上，他洪亮的嗓门带来喜剧效果：“抄、抄啊、啊表。”

我们经常不经过班长同意，换着表抄。陈胖那个地段的居民感到意外，那个口吃的胖子到哪里去了呢？我随口说，“他去香港了。”回头再补充一句，“他妹妹在香港。”

“欧呦，那就像刘嘉玲了。”整个弄堂里充满了笑声，我也笑。

我把这个段子讲给他听，他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妹妹不、不在香港，在、在乡下。”

自行车是我们工作时的交通工具。配发给陈胖时，他提出要载重车，双前叉、双后叉、双横档、双撑脚。帆布三角工具包挂在横档上，他看上去像一个真正的电工。我在他后面，有点跟不上。但是我不怕他甩了我，他每次超过骑车的年轻女子，总要回头看，不是悄悄地斜睨，而是佝偻着腰回身，夸张地与她们照面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，都要等我上去，大声点评一番。特别是遇上背后好看，

当面一般的，陈胖呱啦呱啦满嘴怪话，搞得我面对周围骑车人鄙视的眼神低下了头。他却不在意，我冷不丁地问他，如果他妻子或者妹妹被人当街这样说，他会有什么想法。

陈胖在车上脱手点根烟，“你管那么多！”

陈胖足足比我大了十岁，看上去只不过大三四岁。胖子皮肤白皙水嫩。有一阵子，他迷上魂斗罗，但打不通关，再努力也会死在机械爪下。我教他秘籍，他请我吃馄饨。秘籍会了，他还是不行。我感觉在敌人面前，他把口吃阴影也带了进去，该前进的时候犹豫，该等待的时候冒进。

他家在市中心一座典型的旧式楼里。北面一条长长的走廊连接七八户人家，厕所公用，一个水龙头共用。他家就一间房，简单地南北一隔，里面做卧室，外面兼备睡觉之外所有功能。

我坐在小方凳上帮他设法调成三十条命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小方桌上和馅、调味、裹馅。不一会儿，馄饨像军队一样站到桌上。烧水、调醋、冲汤，荠菜馄饨散发清香。我们大声说荤笑话，搭配一个又一个馄饨。有一次，我们吃饱就开打魂斗罗，正在高低跳跃、猛烈发射的时候，一个女声从里屋飘出来，我吓了一跳。原来他老婆一直在里面，想来前几次应该也是，我脊背暗暗发冷。陈胖的师父是我们工段长，师母给他介绍了同厂纺织姑娘。陈胖大声关照老婆也给我介绍女朋友，他老婆没有声音，没有出来。

那次之后，任凭陈胖邀请、引诱，我再不肯去他家。这成为我们关系的转折点。工段长嗓门粗中有细，身材比陈胖还大一圈。我们背后称他“公鸭嗓”。公鸭嗓喜欢评价女人，每个女人都会在他的“嘎嘎”声中露出破绽。唯独对陈胖老婆，公鸭发出的是“啧啧”声。那个里屋女人形象在我脑子里成型，我每天雕琢、涂改一

点点，直到完美女人样子成熟。随后，慢慢发酵、膨胀，最终腐烂。我几乎看见紧盯陈胖不放的那双眼睛，敏锐、阴郁。

陈胖在走廊里“师父师父”叫个不停，公鸭嗓倒也乐得答应他。拆了包万宝路，小心地挑出一根烟，陈胖恭敬地递给师父，并点上火。自己再取出一根，就把烟装进衣袋。我们在边上有意无意地听着。窗外合欢树上响起乌鸦叫。

有人大声说：“看呐，一对乌鸦。”

陈胖说自己抄的表都在老城区，进一个门只能抄到一只表，不像抄新村，进楼道一下子抄一排表。最近碰到新问题，街坊改造后新楼房多了起来，拆十家，新增十多倍的表。我们默默地做账，没人搭理陈胖。每个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。陈胖最后提出要求，自己的表不能超过一百二十户一天，理由是身体不好，老婆上三班，家务事都靠他。

好几个师傅都把头抬起来，大笑起来：“真是模范丈夫呢。”只是这样的玩笑只持续了一分钟。

公鸭嗓干笑两声走出门，陈胖就发作。“我是工段长徒弟，我也不会去争什么。但是，也不能因为是工段长徒弟就吃亏。”

谜底揭晓，他从抽屉里扔出三叠厚厚的新表卡。从去年新表装好到现在，他没有去过一次。没人睬他。过了几分钟，约搓麻将的，约斗地主的，约喝酒的，三三两两走出门，一个班几乎走空。

我眼前出现一根抛物线。有了工作后第一个把我带进自己家的人，现在我和他的关系正在下滑。像滑滑梯一般，越滑越快，似乎马上就会到谷底。我不希望这样。我站起来，把我的几本卡拆开来，把他扔在桌上的新卡插了进去。现在，柜子里我的表卡最厚，长长的，胖胖的。陈胖的表卡瘦瘦的，歪歪斜斜地作营养不良状倒

在柜子里。

陈胖发我一根散装香烟，“其实这些表靠近你地段，应该你抄。”

我用手指指柜子，“我只帮你一次。”话说出口，就后悔。既然已经帮了，何必在乎说辞。

为了自学考试，我非常用功地准备了半年，似乎拿到文凭就可以马上跳出这个班组。可是，三天自学考试，全是抄表日。我把抄表卡交给班长时，他像捧了个石臼，腰都压弯下去了。“我到哪里找人啊？”

皱纹集中在他眉心，才四十出头，就像接近退休。我把三天的卡重新捧回，一来一去间，似乎分量的确重了起来。我抽出一本最薄的，递给陈胖。那天他抄的路段紧邻我抄的地方。他接过我递过去的散装烟，点着，一页一页地翻抄表卡，速度极慢，甚至每页还看看上期读数。

在漫长的等待中，我想起自己工作后的第一顿午餐。花花绿绿的塑料饭票，我没有当成是钱。这个好吃，那个尝尝，一拿就多了。一个父亲带着小女孩坐在我对面吃饭，一荤一素，汤都没有。女孩干干地啃饭，眼巴巴看着我面前的冬瓜排骨汤。我把汤递到他们面前，解释自己没有吃过。

男人一手把汤挡开，怀疑的眼神带出坚定的语句：“我们不要。不要。”

直到他们吃完离开，我还是满脑子“不要”。我站起身，把所有饭菜和汤狠狠倒进泔水池，心里才舒缓些。

陈胖说出“不”字，我不惊讶。距离排骨汤事件，已有大半年时间，几乎每天都有被“上课”的机会。总有一天，我也会给其他人“上课”。想到这里，我竟然笑了起来。倒是陈胖不自然起来，



疙疙瘩瘩、语焉不详地说了一大堆话。我拍拍他，说没有关系。班长走过来，默默重新接过三本抄表卡。我和陈胖都没有说话。

第三天上午我就考完自选科目。午饭后我赶回单位，阴暗走廊两侧都是关闭的门，唯独我们班屋子门开着，光影倒映在走廊水磨石面上，似乎全工段的人都聚集在那里。

一个声音洪亮而坚定：“如果，如果每个人都、都去读什么、书，是不是都你去代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，这也是难得的。”

“你要代、代的话，我们每、每个人，你都、都得代一次。”

一时间，好多熟悉的声音在附和。那些微笑着抽我散装香烟的师傅、傍晚时分一起打牌的师兄弟，现在都在起哄。

我默默走进办公室，见桌子上坐着一位师傅。他还没来得及跳下来，我就把抄表卡重重砸在玻璃台板上。屋子只是静了一下。陈胖再次起哄，“干、干活啊”，拿起车钥匙大摇大摆走出屋。其他人若无其事吹牛、打情骂俏。

我拿出散装香烟，发给没走的。自己挑了根最凶的希尔顿点上，脑子里一热，身体轻飘飘起来。似乎有几个人过来对我说了些什么，我散给他们香烟。对他们讲的，我只是点点头，并不留存印迹。这个时刻，我不能受他们的影响，要保持自己的判断。

我没有找公鸭嗓或者班长，没有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样，把新的卡拆下来，扔到陈胖面前。我很平静，工作正常做，玩笑照常开。只是，眼里没有了陈胖，他对于我来说就是空气。刚开始的几天，一周，两周，大家觉得我在气头上，时间久了就好了。后来，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一季度，陈胖几次试着搭讪，我都把他当作不存在。春节前聚餐，他们安排我俩坐在同一桌上，似乎认为一碰杯就能和



好如初。可是，我错过陈胖伸过来的酒杯。公鸭嗓找我谈最后一次话，他马上要换岗。

“你这样不好。”

他拆了一包万宝路，递给我一根。我以不抽外烟为由推掉，自己拿出一根散装香烟，不说一句话。

他摇摇晃晃走出光影斑驳走廊，黑色大公文包不时碰到墙面。“公鸭嗓时代”结束了，与陈胖说话的人突然少了。陈胖一个人来，一个人走，独自嘟嘟囔囔。

只有两三个老师傅还在用算盘。我们飞快按着计算器，小鸡啄米，也挺快。发给我的计算器是新款三洋的，又大功能又多。突然一天找不到了。所有我能想起的地方，都去找过，几天下来神经兮兮了。老是恍然大悟奔出去，又垂头丧气走回来。大家知道物品贵重，两周下来，我在公告黑板上的寻物启事还没有被擦掉。每天我只能等别人算完，借用计算器。

陈胖走进来的时候，只有我一个人对着账本发呆。他磨磨蹭蹭地走近我，又看看四周。

“你的、的计、计算器，是袁大、大偷的！”

我没有睬他，准备收拾东西离开，眼光却瞄到他的动作。

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型计算器，“这是师、师父留、留给我的，你、你先拿去、去用吧。”

我抬起头，他的脸涨得通红。“对不、不起！”

我知道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有多么不容易。他的词典里，这三个字没有过，或者从来没用过。我接过他的计算器，从抽屉里拿出一盘游戏卡，“魂斗罗第二代，什么时候我们一起打？”

他笑笑，“我、我不打了。”

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。我跟陈胖说话、开玩笑。大家知道，内心里，什么都不会忘记。我们还是并肩骑车回家，他却不再当着我的面调侃女性。有些话点到为止，不敢再往深处说。

过不久，旧式楼拆迁，陈胖搬到市西一条小弄里。大家帮忙搬家，我没去。据那天去的同事说，陈胖老婆的确相当漂亮。但是，他们话头一转：“唉！怎么就嫁了个陈胖呢？”

大家笑了起来，我走出房门。当时我想，可能我不再去陈胖城西的家了吧。

可是我错了，任何事情都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。

文 学

新村主干道是两条水泥路，路当中是一排绿化带，路边立着一片店面房。银行在这里有个储蓄所，文学在里面的柜台上。我一去，他就给我开门。我在花花绿绿的纸币堆里坐着，突然笑起来，想着抢银行其实很简单嘛。文学问我笑个啥，我马上掩饰过去。我在储蓄所里有时顺手把刚抄好的账做一遍，更多的时候跟他们吹牛。

这个银行刚与我们单位谈好代收电费，我们所有收费点都撤了。储蓄所增加了不少零碎活。

文学面对老头老太、零钱零款，一直叹气：“为了那点破手续费，差点把我手指都点断。”

我注意到他的手指，又细又长倒是其次，关键是当中三根手指几乎一般长短。他刚刚在技能竞赛中获得全行点钞第三名，储蓄所所长让他充分发挥特长，一直在现金柜台。其他人吃午饭，他面前还有一排老人。我陪着他，他就说银行的人都势利。我心里一惊，



与我一同上夜校的同桌姑娘小霞，好像也在这个银行。我有一句没一句跟他闲聊，话头渐渐往那个姑娘身上引。

文学抽烟样子好，细长手指一夹，烟雾从口鼻里缓缓同时喷出，看上去像在思考人生。其实他在想晚上的麻将。城里靠旅游发财的人多了起来，他们喜欢搓麻将，一夜输赢不小。文学从不一个人去，他要等读财经中专的同学阿明。

那天傍晚，我见到了阿明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文弱谨慎。夜场从子夜开始。我们三个在藏书羊肉店喝羊汤，汤添了一碗又一碗，他俩说的话一半我听不懂。他们还在等一个人。羊汤店快要关门时，走进来一个“麻秆”，他警惕地盯着我。文学说这是弟兄，没事。麻秆没说什么，看了下汉显BP机，做了个手势，让阿明跟他先走。走出门后，他又回头关照文学，还是老时间。

店老板过来上门板，我们把烟头扔在羊汤里。湿漉漉的街道上，偶尔有车驶过，打破深夜的宁静。我们裹紧外套，靠在门板上聊天。小霞果然跟文学认识，比文学大一届。她在分行柜台，听起来好听，工作量却比文学大多了。

文学静静地抽烟，冷不丁问我：“你是不是看上她了？”

我竭力否认。

“算了吧，你没看上她，会这么晚还在跟我瞎聊？”

我原想说那是我们的友情，又觉得很矫情，就干脆沉默。谁知道他反过来泼我一头冷水：“她学校里就谈朋友了，现在男朋友也在我们行，他俩要好着呢。”

尽管这么说，我还不死心，正要进一步深入打探，文学的BP机响了。“我要过去了，改天再说吧。”

他拐进小弄堂，消失在初冬的雾气中，像一个地下党去执行秘

密任务。

即使不抄到那个新村，我也会特意去储蓄所看看，如果文学不在，我只跟所长隔窗打个招呼就走。文学在，他就开门让我进去。有一次我坐的时间长了，所长就借个话题，让我知道储蓄所最新规定，外人不能进入之类。文学回头说我不是外人，也是工作人员，所长就把话题岔开了。一个小小储蓄员，有这么大的口气。后来，我发现了个中奥秘。

冬天抄表，最痛苦的是不能戴手套，至少一只手不能戴。我跑进储蓄所第一件事情就把手贴到取暖器上，手指一伸一缩，仿佛能听见骨头舒展开来的“咔咔”声。文学在发钱。我起初以为他拿了单位的奖金分给大家，还调侃他们几句。看到他们都不回应，我也没多想。

所长既不满又隐晦地朝文学拍拍手里钞票：“不是说好6的啊？”这个动作引起我注意。

我请文学出去吃过桥米线，米线馆里挤满人。排队的时候，文学问我晚上要不要去阿明家玩，见我犹豫，他若无其事地说小霞和男朋友也会去。

大海碗里蒸腾起的热气，都挂在文学脸上，他突出的唇部湿漉漉，配合呼啦呼啦吃的声音，分不出是汗还是水。我问他奖金的事情。

他擦了一下嘴，“我发的。”

他扔给我一支“三五”，诡秘地笑着：“给你也发点？”我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回单位路上，我缩脖骑车，想着我的一千元。其实我身边只有七十几块钱。文学说凑满一百给他，如果不像所长那样每个月盯着



他取利息的话，基本上两年就可以拿到一千了。如果我把那一千元再投进去，过不多久，我岂不就是万元户了？渐渐地，我伸长了头颈，寒冷已无所谓了。我只牺牲一百元，得到的却是连绵的黄金美梦。

我突然发现，自己越骑越慢了。文学说做生意集资，但是利息要达到高利贷程度，他的生意是哪个门子？虽然表面热络，但实际我还是不了解他。晚上阿明家是个机会。

我把冰冷的硬币投进电话机里，小霞就站在我边上，我把她拉进电话亭，顺手将门带上。拨号前，我闻得到她头发里茉莉花香味，听得见她略显急促的呼吸声。

我开始拨长途电话接线号码，接线员首先询问我要打什么地方。

“北京！”

报出这个地方时，我胸腔里似乎充满正气。小霞露出一丝惊讶。接线员让我报户名与账号，上周文学才给我账号的那个厂要倒霉。很快，接线员接通了北京号码。那个慵懒又卷舌的声音传来时，我又回到了初中。他那时在北京闯了祸，到这里避难式地读了大半年书。我们大声在电话里说着无关紧要的闲话，他深切流露出对我命运不济的关心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忧虑，宝贵的时间和昂贵的长途话费就这样悄悄溜走。新鲜劲过了，小霞站在寒冷铁皮盒子里局促不安。我无法控制一千公里之外的真知灼见，几次想打断，却又不忍心。直到小霞轻轻说一句你们聊吧，我先回去。我才猛地挂断电话，连招呼都没打。

小霞坐在男朋友边上看他打牌，这种姿势是电影里的标准配置，我们好多动作和习惯都来自电影。我例行公事般站到文学后面看他的牌，文学把牌打得别人根本看不懂。我的目光越过麻将台，

那对男女的映像渐渐在我眼角模糊，最终融为一块褐色斑点。我的一段感情结束了，多少有点悲哀。

不过，我的注意力很快被文学的牌吸引。其实不是牌，而是堆在他右手边的钞票。也没看他和几把，票子就这么多了起来。阿明坐在他对家，不动声色。小霞男朋友开始骂骂咧咧，我心里痛快起来。阿明家在弄堂里，进门两棵银杏树，叶子全部掉落，树下的茶花却开出红色花朵来。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就在打牌了，小霞见到我只是笑笑。当时我俩倒是坐在一起聊天，说着说着突然我说到打长途电话只需市话费这一桩。她根本不相信，临出去抓了桌子上的一大把硬币。我说用不了的，她不信。

我突然有了幸灾乐祸的冲动，挖出零散的大约十块钱的零票，摆到小霞男朋友面前，“这是刚才借你的钱。”他已被清空。十块钱也是钱，但是又一把下来，这些零钱也游到文学这边来了。

小桥边的小吃摊滚动着热气，我和文学停车，点了馄饨和炒面。早已过了零点，街沿的水结成薄冰。文学付钱的同时，抓出一把票子塞给我。我推搡。

他说：“你是搭档，这是应得的。”

他把钞票卷起来，用皮筋扎好。一卷卷的票子仿佛一颗颗子弹。

“你收了大家的钱，靠什么还利息和本金？”

“当然是做生意啊。”

“你这个也能叫生意吗？”

夜里的炒面很油，馄饨汤太咸，但是热乎乎下肚，友情就涌上心头。“你这种生意是有风险的。”

文学摇摇头：“我从不一个人去，阿明和我联手，还没有失手过。”我没再作声，心里疑惑越来越重。不是我不想发财，也不是